

盛唐詩聖李白一生漫遊南北，漂泊江湖。在他漫遊的歷程中，特別是「十年漫遊」時期和他的晚年，在這次留下的宣城、秋浦、黃山、當塗一帶流連的時間頗長，在這裡留下了詩人一串串足跡和一系列膾炙人口的詩篇，而且最後終老於當塗。

唐天寶三年（七四四）到天寶十四年（七五五），這是李白一生中第二個「十年漫遊」，所遊的地區在吳、越、皖一帶。天寶十二年（七五四）秋天，李白來到宣州的當塗、秋浦（今貴池）、青陽一帶遊歷，寫下了《秋浦歌》、《贈汪倫》等名詩。

天寶十四年（七五五），李白五十四歲，他過龍門到陵陽，從仙源上黃山。其時有崔暉令、王十二處士等陪同前往。黃山雄踞於安徽南部，方圓二百五十公里，是我國著名的山嶽之一。黃山秦時稱黟山，唐天寶六年才改名黃山。傳說黃帝曾在這裡修道，因而改此名。黃山景色秀麗，千姿百態，奇松、怪石、雲海、溫泉為黃山四絕。泰山之雄偉，華山之峻峭，衡山之煙雲，匡廬之飛瀑，雁蕩之奇石，峨嵋之清涼，黃山莫不兼而有之。難怪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讚嘆道：「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廬。」

李白對黃山十分鐘愛，他寫了好幾首詩讚美其旖旎的風光。《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鶴舊居》云「黃山四千仞，三日送峰。丹崖夾石柱，萬萬金芙蓉。伊昔升巖頂，下窺天目松。仙人煉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溫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嶽，攀岩歷萬重。歸修白鶴嶺，渴飲丹砂井。風吹時來來，雲車爾當整。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回溪十六波，碧峰盡時空。他日還相訪，乘橋躡彩虹。」

白鶴嶺位於黃山東海，海拔一千八百米，峭壁千丈，高不可攀，峰上古松蒼鬱，巨石磊磊。李白這首詩讚美了黃山的險峻奇美。四千仞高的黃山，它那三十二座蓮峰，在陽光下，如同一朵朵金光耀耀的芙蓉花。懸崖深谷，丹崖夾着石柱。當你登臨絕頂，雲海在腳下翻騰，極目遠望，可以看到天目山的松樹，而且有一種「乘橋躡彩虹」的飄飄欲仙的感覺。

沈鴻鑫

文史叢譚



李白在另一首《夜泊黃山開股十四吳吟》中寫道：「昨晚誰為吳會吟，風生萬壑空林聲。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若下音。我宿黃山碧澗月，聽之卻罷松間琴。胡來果是滄洲逸，醉酒醒盤飯霜寒。半酣更登江海聲，客愁頓向杯中失。」

這首詩描寫李白夜泊黃山腳下的碧澗，飲酒，賞月，聽歌，特別是殷十四的歌聲，「龍驚不敢水中臥，猿嘯時聞若下音」。致使李白滿腔的客愁也頓時消弭了。

李白詠黃山

李白遊黃山時，得悉住在山腳碧山的一位名叫胡暉的學士養了一對白鸚鵡，特地前去拜訪。這白鸚鵡，又名白山雞，是黃山的珍禽之一，據說，此鳥耿介，較難蓄養。胡學士養的一對白鸚鵡，見了陌生人，也不驚嚇，主人喚其名字，便近前來在掌中取食。胡暉表示願意相贈，只求李白一詩。李白感激莫名，即欣然命筆，文不加點遂成一首詩，詩曰：「請以雙白鸚，白君愛白鸚。白鸚白如錦，白雪如容顏。照影玉潭裡，刷毛琪樹間。夜棲白鸚朝步落花間。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報贈，籠寄野人還。」

詩人描寫白鸚的美姿，用了一連串的比喻、烘托之法，用銀錦相比，白雪相襯，玉潭相映，玉樹相間，這些都是白的，但白鸚在它們的映襯對比下，更顯光彩。詩中不僅寫了白鸚之美，而且還寫了胡公贈鳥之情。

李白還曾遊覽過黃山的溫泉、醉石和後山的美蓉峰等勝地，並且在碧山住過。他寫的七絕《山中向客》云：「周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肯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這首詩表現了詩人身居黃山心情舒爽、悠然自得的狀況，字裡行間充滿了對黃山的深摯熱愛和流連忘返的心情。據說李白只有一處有一處美酒過黃山溫泉，順着桃花溪向上去，只見崖下有一巨石鑿空而卧，崖上泉水，飛瀑拂石而過，就像敲奏琴弦，發出鏗鏘鏘的樂音，原來這就是鳴弦泉。李白被這美景樂音深深陶醉。他在旁邊一塊又高又大的石頭上坐下來，一邊飲酒，一邊吟詩，不知不覺喝醉了。於是他就把此石取名「醉石」，旁邊李白洗刷酒杯的泉水，稱為「洗杯泉」。

當代大詩人郭沫若曾寫過一首《黃山之歌》，詩中寫到李白遊黃山事，他說：「又聞唐時李白曾來此，碧山問路訪胡暉。為何不為黃山作歌頌，只為白鸚作詩吟？黃鸞棲珠如有類，李白尚且不取黃山奇，黃山奇壯萬萬倍，無怪詩人獨筆珠如如。郭沫若認為李白因為黃山太美了，所以除了關於白鸚的謝辭外，不敢提筆寫詩了。其實除了白鸚一詩外，李白還寫過幾首關於黃山的詩，前文已述。但是李白作為一位多產的詩人，關於黃山的詩也似乎少了一點，其原因是否如郭沫若所言，還有待破解。

門成了獨門生意，業績節節攀高。侍應生更是應接不暇。為因應官兵需求，乃於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陸續在東蕭、小徑、庵前增設分部，民國四十七年又增設山外高級部。」「軍中樂園」根據長慶的考證易名為「特約茶室」大約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間。一九七〇年，隨着薪水調整，特約茶室的票價也升到庵前軍官票為一百元，金城與山外軍官票為八十元，士官兵票為五十元。金城總室開放短時期「社會部」之「公教娛樂票」為二百元。晚上營業室到十點。八點以後加班票的票價和娛樂時間都要加倍。

在《特約茶室與十萬大軍》一章中，作者探討特殊的「茶室」行業與駐守在金門的「十萬大軍」的密切關係。隨着「反攻大陸」計劃的破滅和放棄，特約茶室在一九九〇年徹底解嚴，金門開放了——特約茶室也走進了歷史。但在阿兵哥駐守時期，卻是「一枝獨秀」的生意。作者認為：「如果沒有軍隊的進駐，勢必不會有軍中樂園的設立；如果設立軍中樂園而沒有軍人進去買票，侍應生又如何能生存；倘若光有部隊而無軍中樂園的設立，軍中弟兄壓抑的性慾勢必得不到紓解，果敢如此的詩話，不知會為這個淳樸的島嶼衍生出多少社會問題。因此，部隊的進駐與軍中樂園的設立，絕對有密切的關係。」

其次，本書還有「軟硬兼施」的第二個特點，即將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深厚的文學筆法結合起來。全書二百四十九頁，從一百五十頁到二百三十五頁則是錄自《再見海南島 海南島再見》、《將軍與蓬萊米》和《老毛》三篇以小說筆法寫出的報告文學，完全視為中篇小說也無不可。這三篇附錄是《永念舊情的侍應生王麗美》、《沉迷侍應生美色的某將軍》、《老兵與侍應生的感情世界》，都是非常吸引人的作品。寫的都是侍應生和「恩客」之間的感情故事，一反傳統的「娘子無情」的說法。王麗美的故事充滿傳奇，誰都不會想到一個從海外淪落在茶室賣身的女子，最後竟能夠上岸並徹底翻身，回到海南島，成為海麗酒店的老闆娘；老兵和侍應生的故事也讓我們看到了底層的男女感人的愛情，他們由內體的求索昇華到精神之愛，其中在在不乏令人動情處。

從《金門特約茶室》看當年軍妓

東 瑞

金門地方乾淨，環境優美，自然生態保持得很好，到處都是樹木，一片綠油油的。「現代化」的發展還沒有吞噬淳樸的「鄉村式城市」的幽靜風格。據說監獄裡沒有囚犯，夜不閉戶……被譽為台灣「最快樂的城市」。絕沒料想到，在一九九〇年前，也有一段不足為外人道的不堪歷史。

今年五月十七日我們再度到金門，漫漫民宿的老闆娘楊婉苓帶我們到小徑的「特約茶室展示館」，我才聯想到陳長慶送我的那本《金門特約茶室》。

在參觀過程中，得到不少感性的認識，尤其是被稱為「侍應生」的軍妓的接客房間，其大小、室內物件等等都原原本本地複製出來，讓觀者有個較具體的認識。室內設備的簡單給我深刻印象，尤其是那張供做生意的床，那麼小，那麼窄，純粹是軍人床。然而展示館從整體來說，文字資料太少，令我有點不滿足。只是知道了一個概況，心中卻仍存有不少疑惑。縱然今年七月我寫了觀感短文《小女子做蓬門獻身家國》，也稍嫌簡單。為了更充分深入了解金門這一段被隱去的歷史，我花了兩天讀完陳長慶著的《金門特約茶室》。

往事鈞沉



非常感謝作者，為戰爭衍生的畸形兒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金門特約茶室》初版時台灣媒體争相報道，引起廣大讀者的興趣和重視，短短幾個月內就再版。作者陳長慶在再版自序表示：「對於一個長年致力於文學創作的老年人來說雖然感到欣慰，但不具任何特別的意義。因為，我只是盡善一個金門人的職責，以當年業務承辦人的身份，來詮釋這段未曾被正史記載過的歷史，讓它免於遭受扭曲和誤導。」

首先是資料豐富翔實，敘述具體全面。從第一章到第十章，介紹了金門特約茶室的基本情況。例如，特約茶室的設立時間、名稱、承辦單位、經營、改革、分布、編制、員工待遇、任免、侍應生票價、特殊事件、對社會的影響。我們讀了這些資料就會明白，特約茶室是一九五一年由當時的防衛司令部司令官胡璉將軍所創設；「侍應生」都是自願的，與日本統治下的「慰安婦」帶有強迫性完全不同，相同的只是她們都是用女性的原始本能——身體來營生。從一九五一年創設，到一九九〇年全面裁撤，前後近四十年之久。一般官兵票價不太一樣。「軍中樂園在金



浮羅交怡海灘

（攝於馬來西亞）Kenneth

人與事



詩人曾卓

段懷清

在《詩與一代之事》一文中，我曾提到詩人曾卓和他的《母親》一詩，但沒有展開論述。此文大概是我首次用文字形式涉及到曾卓。相較於文字，我與詩人之間的直接接觸，既要早些，應該也深入一些。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到滬上讀書。因為有賈植芳的介紹，再加上我的一位韓國學妹專門作「七月」派詩人研究，需要與當事詩人們訪談，所以我也就曾在一個假期裡，利用在漢休假的機會，專門從武昌到漢口，到曾卓府上拜訪過他。

不過，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見到曾卓。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武漢上大學。入學不久，學校來了幾位「歸來的詩人」——這是「七月」派詩人羣中幾位有代表性湖北籍的詩人來學校講座，其中就有詩人曾卓。詩人們在學校教工食堂與學生們見面——那時候學校條件簡陋，大禮堂太大，而更適合的報告廳又沒有，也就只有飽肚子的食堂，轉而可用於青年學生們來飽心靈精神之需要。那是個文學和文學青年的時代，連帶着文學老年的「身價」亦水漲船高。在文學青年中享受着更崇高的禮遇。我至今清楚記得，當時因為學生太多，也過於熱情，擁擠着向前，希望能夠跟詩人們直接談話，結果食堂裡就餐用的條凳都擠壞了幾隻。

在那次詩人見面會上，我是第一次近距離見到曾卓。在武漢文學界，曾卓與詩人徐遲（當時徐遲以其報告文學作品知名）和小說家姚雪垠享有極高聲望。不過，比較而言，在文學青年們心目中，詩人曾卓似乎更受歡迎，原因何在，我沒有細想過，至今也不是很清楚。但印象中，在武漢的文學青年中，尤其是那些正做着詩歌和詩人之夢的青年學生中，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夠得到詩人曾卓的幾句評價，那無疑是一種殊榮。

但我並沒有加入到希望能夠得到詩人曾卓青睞的群體當中，原因很簡單，我當時很快就從對詩和詩人的崇拜，轉向對思想與理論的追逐。不過，其實當時我有所不知的是，詩人曾卓那時候在武漢乃至全國範圍內，並不簡單以其詩歌作品出名，還有他那明朗皎潔的思想、熾熱深沉的情感以及對年輕人永遠熱情而不城府的態度，同樣受到青年們的歡迎。

已經不太記得那次到曾卓府上談了些什麼，估計是與他跟胡風及「七月派」詩人們之間交往有關的問題。其實，關於這些問題，去讀「七月派」詩人們彼此懷念回憶與評價的文章，或許更能夠引發思考。我就是在讀了詩人牛漢的《一個鍾情的人——曾卓和他的詩》與詩人綠原的《「最幸福的人」》、《沒有被打垮的曾卓》等文章後，進一步增加了对詩人曾卓的認識與了解。

這一點，我與詩人曾卓的另一次見面可為證。印象中好像是九五年底，曾卓來滬——這是他一次全國範圍的「巡遊」，與幾十年不見或久違了的友人們的一次情誼相聚。在賈植芳府上，我再次見到曾卓，事後還陪他到謝劇明家裡喝茶閒坐。但這兩次見面，都沒有我讀曾卓的友人們懷念描寫評價他的那些文章所留下的印象深刻。究其原因，實在值得一提的是，曾卓是一個讀其詩想見其人，見其人愈覺其詩好的人，但我還是更記住了那些描寫評價他的詩文與事跡的文章。這種狀況，實在有些費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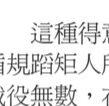
去年來復旦大學後，沒有想到的是，我還指導了一篇專門評論曾卓和他的詩的本科畢業論文。我記得在第一次與該學生就論文思路面談時，曾建議她不妨去讀一讀原來的詩和李商隱的詩，在國家抒情與個人情愛抒情方面，曾卓的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現當代漢語詩歌的個案樣本。讀他的詩，你能夠隱約感覺到屈原式的遊走低吟與李商隱式的徘徊纏綿。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卓的那些抒情詩中，依然可清晰感受到「一代之事」，那也是一代人曾經的理想、憂患與苦難所在。

人生得意



齊 夫

如是見我



浮羅交怡海灘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人生得意

清代理學張潮說：「閱《水滸傳》，至魯達打鎮關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樁快意事，方不枉生一場。即不能有其事，亦須著得一種得意之書，庶幾無憾耳。」此說甚合我意，心有戚戚焉。

人這一輩子，不論士農工商，名流俗人，總該有那麼一兩件甚為得意之事，自己幹得漂亮，眾人無不服膺，什麼時候想起來心裡都是美滋滋的，說不定還能名垂史冊，令人千秋瞻仰。一旦遇到這事，那就該像李太白詩裡說的那樣：「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這種得意事不可能多，多則司空見慣，沒有意義。像武松打虎，一輩子就一回，不過這一回就夠了。王勃一生，辭賦頗多，但得意之文不過《滕王閣序》，這一篇佳作就讓他足以不朽。書聖王羲之，塗抹文字何止千萬，得意之筆唯《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書。造橋匠師李春，一生造橋多，只有趙州橋是他的得意之作，距今一千四百年了，還老當益壯，世界第一，絕無僅有，他個得意誰得意？

這種得意事貴在一個「奇」字，不是庸常之舉，非規規蹈矩人所能為。毛澤東是大軍事家，一生指揮大小戰役無數，在他眼裡，四渡赤水才是一生中的「得意之筆」。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也寫到，四渡赤水是「長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這一仗，「調虎離山襲金沙，兵臨貴陽逼昆明」，就贏在不循常規，不按套路，出其不意，以奇制勝。

這種得意事一般不可複製。飛將軍李廣善射，臂力過人，百步穿楊，最得意之射，是其酒後誤將巨石當猛虎，一箭射入石中，以後多次再試，均無法入石。二〇〇六年男籃世錦賽，中國男籃王仕鵬在最後一秒鐘，面對兩個高大球員封蓋，超遠距離，投中制勝球，以七十八比七十七絕殺斯洛文尼亞隊，中國闖進十六強。這一球是他籃球生涯中的得意之球，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奇迹，可謂空前絕後。

這種得意事大都無法超越。得意之事，一般都是自己事業的高峰，好似靈光一現，稍縱即逝，基本上是無法再超越的。吳佩孚過五十大壽，康有為送去賀聯：「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大氣磅礴，寓意深邃，被譽為世紀名聯，吳大喜過望，康自己也頗為得意。康有為一生好聯，雖苦心孤詣，但後來再作對聯都沒有超過此聯。棋聖高橋平，一九七六年在中日圍棋對抗賽中，戰勝當時日本超一流選手石田芳夫九段，以六勝一負的成績在圍棋強國日本被稱為「聶旋風」。以後，雖然他仍南北征戰，戰績不俗，但再也未超越一九七六年那次得意之戰。

人生須有一二得意事，但這事不一定轟轟烈烈，也未必高雅如陽春白雪，只要自己得意，大夥服氣就好。我有一趟姓作家朋友，著作等身，好評如潮，他卻不以為然，說那不過是為稻梁謀的飯碗，他最得意的是在一次文友聚會的酒桌上猶狡行令，連贏三十五把，把對手喝倒好幾個，人送外號「西城第一枚」。這事我都聽他提過不下十回，每次提到仍兩眼放光，興奮不已，好漢偏提當年勇，我也為他高興。

人生苦短，轉瞬百年。願我們每個人都能顯身手，抖精神，建功立業，也幹他一二得意事，以青春無悔，「庶幾無憾耳」。

虹莉每次和我相聚，總會抱怨她婆婆的種種「劣跡」，「我那個婆婆啊，出門總是忘鎖門，不知道給她說了多少次，她總也不聽，煩死了；她做飯不知道要花多少長時間，總也整不出幾道像樣的菜！我在他們家沒吃過一頓好飯；她經常把家裡搞得亂七八糟的；以前啊，我還沒嫁過去的時候，她總是對我說要把我當成女兒看待，沒想到自從嫁過去後，她就像變了一個人，整天挑剔這，挑剔那的……」

我對她說，事實上，我對我的婆婆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譬如她不要整潔，也愛嘮叨，她洗的衣服，菜常常都不乾淨等等。為此，我也苦惱過，我也常向丈夫訴苦，丈夫說過她，她依然那樣。

後來，慢慢地我發現婆婆身上也是有不少優點的，譬如，那次在寒風中，丈夫騎摩托車帶着我和她，寒風吹在我身上，我冷得發抖，婆婆坐在我身後，見我這個樣子，她毫不猶豫地解開衣服，將我包裹在裡面，我後背貼着她暖暖的胸膛，感覺舒服多了。她聽我丈夫說我愛吃雞肉，她在鄉下養了很多土雞，每次回去，她都會宰一隻煮給我們吃。

她知道我愛吃紅燒肉，每次回去桌上必有紅燒肉。今年夏天回婆婆家，剛好我們住的二樓的電路壞了，吹不成電風扇，婆婆對我說：「你們睡樓下我們的床吧，我和你公公上二樓睡去！」

話說「質感」

馮 進

域外漫筆

中國菜講究色、香、味、型的綜合指數，起碼牽涉到視覺、嗅覺和味覺，有時還要動用食客的聽覺和觸覺。食品的口感更人的口、舌、舌對食物的綜合感覺，所以受很多因素的制約。科學研究證明，滋味的百分之八十來自嗅覺，只有百分之二十取決於味覺。又比方說溫度。甜和酸的最佳感覺溫度是三十至五十度，鹹是十八至三十五度，而苦是十度，而且鹹味反應時間最短，甜味和酸味次之，苦味最長。有菜館以某種溫度為名，聲稱這是食品入口最美味、最舒適的溫度，殊不知各種菜色在口感方面都有適合自己的最佳溫度，在可不一概而論。

馮 進

域外漫筆

中國菜講究色、香、味、型的綜合指數，起碼牽涉到視覺、嗅覺和味覺，有時還要動用食客的聽覺和觸覺。食品的口感更人的口、舌、舌對食物的綜合感覺，所以受很多因素的制約。科學研究證明，滋味的百分之八十來自嗅覺，只有百分之二十取決於味覺。又比方說溫度。甜和酸的最佳感覺溫度是三十至五十度，鹹是十八至三十五度，而苦是十度，而且鹹味反應時間最短，甜味和酸味次之，苦味最長。有菜館以某種溫度為名，聲稱這是食品入口最美味、最舒適的溫度，殊不知各種菜色在口感方面都有適合自己的最佳溫度，在可不一概而論。

馮 進

域外漫筆

中國菜講究色、香、味、型的綜合指數，起碼牽涉到視覺、嗅覺和味覺，有時還要動用食客的聽覺和觸覺。食品的口感更人的口、舌、舌對食物的綜合感覺，所以受很多因素的制約。科學研究證明，滋味的百分之八十來自嗅覺，只有百分之二十取決於味覺。又比方說溫度。甜和酸的最佳感覺溫度是三十至五十度，鹹是十八至三十五度，而苦是十度，而且鹹味反應時間最短，甜味和酸味次之，苦味最長。有菜館以某種溫度為名，聲稱這是食品入口最美味、最舒適的溫度，殊不知各種菜色在口感方面都有適合自己的最佳溫度，在可不一概而論。